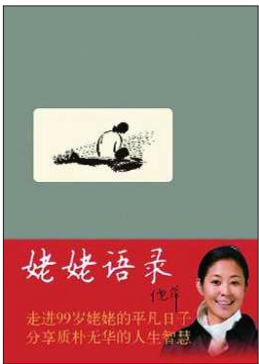




32 给别人一条路等于又给自己找了一条出路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◆作者：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舅妈那两个月子我都是证人。我那两年的两个月是一日八餐,餐餐过年,舅妈吃剩的肯定是我的。至今我还跟表妹说,你妈坐月子,我跟着过年。舅妈月子出来没胖多少,我的两个腮都飞出来了。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,不知道对母亲来说十月怀胎和孩子就已经有感情了。舅妈和姥姥多痛苦,我一点不懂,只知道吃。

姥姥以她对生活的热爱,体味着平凡的日子。善良里裹挟着智慧,把六个儿女、七八个外甥、孙子、孙女拉扯影响大,有功之臣啊!受益最多的当然是我,卡里储存最多的也是我。

姥姥一生不吃饱饭,不打官司,不说大话,什么人在姥姥眼里都有长处。姥姥常说:“不管啥事你想不通倒过来想就通了,什么人你看不惯换个儿就看惯了。”姥姥崇尚不自私,崇尚宽容。宽容就是给别人一条路,自己后退一步。

退一步,宽容别人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挺难的。姥姥说:“后退的人都是暂时吃亏,给别人一条路就等于又给自己找了一条出路。”

刚解放那会儿,村里富裕的人家都怕东西多了被划成地主富农,有一个邻居把十几匹布藏到姥姥家。结果有人给报信了,姥姥被叫到村委会。组织开始好言相劝,让姥姥交出来,姥姥矢口否认。姥姥说,那一整天没让她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,晚上也没让她回家。姥姥说你们就是关上我一年我也不承认。后来没办法,他们把姥姥放回去了。

半年后风平浪静,姥姥把十几匹布给人送回去。为了感谢姥姥,人家拿出一大匹青布给她做报酬。姥姥坚决不要,她说:“我已经犯了一个错了,再犯就两个错了,可不敢。”

姥姥说那半年她夜夜睡不着,害怕公家管事的到家里翻。她也后怕,可答应的事就不能反悔。全村那么多家,雇农的也不少,人家叫咱藏这不就是说咱最值得信任吗?真要为此十几匹布把人家划成富农地主,人家五个孩子可就遭罪了,日后的前程就没有了。

谁知几年之后的一次揭发会上,那家人竟把姥姥给她家藏布的事揭发了。为的只是进步,向公家表决心,也是为了孩子。

姥姥当时气得浑身发抖,嘴唇都紫了。但还是原谅了她。知道这不是她的本性,姥姥了解她。许多年她们同住一村很少往来,秋天家里苹果下树了,姥姥照样打发孩子去给她家送一筐。

姥姥说,不必记恨她,她光恨自己就够受的。人出卖了良心和得了心脏病差不多,心怦怦跳跳的,憋得慌呀。

没有一件错事是不用付出代价的,也没有一件好事是不收获好报的。

姥姥以她聪慧的脑瓜、良善的心灵捕捉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用她的行动提溜着自己的心,跟着能人、高人使劲儿地往前走。

去年暑假,我把儿子送到了水门口,我内心深处的向往是让姥姥看看孩子。

这个小村庄的东河沿上埋着姥姥,孩子似懂非懂地总问:“老奶奶为什么要埋在水门口呀?”我

20 日本历史上的“一人一刀”

多沾亲带故,所以又称“血盟团”,而井上俨然就是这个“血盟团”的“教父”。“教父”所指,血雨腥风。

2月。民政党选举对策委员长,前藏相井上准之助(藏相是主管财政的大臣)在演说现场被杀。

3月。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直挺挺地倒在了自家银行门口,成为日本被刺身亡的第一个大资本家。井上准之助倒血霉,那是因为他政客,他公开身份是一董事,按说跟政治不沾边,怎么也被捅了呢?

原因就在于外间盛传三井是政友会的经济后台。其实那时候政党和大财团穿一条裤子不是什么新鲜事,作为日本两大政党的另一个大党——民政党背后就站着一个三菱。你还不能够怪日本的政客堕落,人家那是没办法。

日本的政治制度太耗钱了,而政府对公务员又太抠门,有资料显示,当时一个议员光参加选举往最低了算都要将近2万(单位:美元),而议员的年金才不过3000,4年一届,这一届做下来,你就是不吃不喝也得倒贴上老本。

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,政

客们囊中羞涩,就得靠资本家接济,资本家给了钱,政客就得帮他们说话,政客胡说八道,老百姓就不满意,老百姓不满意,就会怨声载道。最后,“血盟团”这样的杀人怪物就堂而皇之地跑了出来。

杀手,江湖,流血,这不是武侠小说,而是1932年的东京。

日本警察迅速出动,将两名冷血杀手分别抓获,并在审讯后,挖出萝卜带出泥,将“血盟团”一举破获,连同“教父”井上在内的一帮“壮志未酬”的家伙也都就此被送进了大牢。“血盟团”行动失败了,但它决不是结束,而是开始。

随着中日淞沪之战接近尾声,先前“背约”的那些海军兄弟又回来了。到中国的这趟“旅行”颇不顺,海军损兵折将,连井上和尚的同道中人藤井齐都栽那儿了。关键是忙了一场,什么有油水的东西也没捞到,心里这个不痛快就别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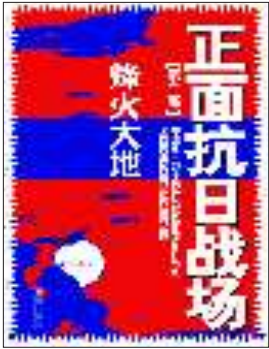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国内一看,这帮垂头丧气的家伙立刻被“血盟团”搞出来的“成果”给震撼住了:好棒啊,原来民间人士也这么英勇,岂不愧杀我等带枪之人?没说的,拿过接力棒,踏着血迹继续干。

军人当然还是习惯集体行动。他们的目标是首相和大臣官邸、政友会、三菱银行,同时准备破坏东京的6个变电所,以便制造混乱,在黑暗中混水摸鱼。这个行动模式后来被多次重复和拷贝,几乎成了一部军事政变者的必读宝典。

5月15日,想变天想疯了 of 这帮哥们儿兵分两路,一路是主力行动队,一路是别动队。前者的任务是杀人,后者的任务是放火——破坏变电所。参加主力阵容的,是一部分青年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。

陆军怎么也掺和进来了?其实,犬养毅的人缘在政军两界应该还算不错,任用的陆相又是陆军中的“万人迷”荒木贞夫,加上他本身属于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,军队高层即使对他有看法,一般也不会当面提。

但那些还在军校读书的小毛孩子可不这样想。他们认为这老头上台后一直压缩军备开支,对关东军占领满洲和建立“满洲国”也不积极,只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和平解决问题,与中国搞好关系,不仅脑瘫,而且良心也大大的坏了。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：武汉出版社
◆作者：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丧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18 看准了就要下决心,干行业!



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：中国和平出版社
◆作者：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

小琳笑着递给我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,示意我找梁总签名,我虔诚奉上,梁总一挥而就:

梁家骏,730006,推:刘玉轩。

爱拼才会赢!

河开

“推”是指他是推荐人,“河开”是指河南开封,730006是他的电话号码,这个团伙在上饶办了一个集团网,每个成员都有一个短号,互相之间通话免费。这事说穿了一钱不值,可也成了他们骗人的借口。

这课堂上得很顺利,每个人都很有振奋,出来后我喃喃念叨:“干行业,干行业。”小琳给我加油:“对,干行业!”嫂子再加一次油:“哥,看准了就要下决心,干行业!”小庞皱眉不语,跟在我身边悄声嘟囔:“干行业干行业!干!”

到上饶后一直没洗过澡,住处又脏,感觉身上像长了一层壳,黏糊糊地难受。我提议找个浴池洗澡,嫂子不同意,还斜着眼嘲笑我:“哟,你一个大大男人,还那么爱干净!”我跟他们相处几天,渐渐摸透了每个人的脾气,而且我还是新人,估计他们不敢得罪我,于是坚

持要洗,嫂子也只有同意,可还是怕我溜了,派小琳尾随监视,叫了辆的士直奔一家公共浴池。

按照最初的计划,小庞这两天就要找借口逃走。虽然现在没什么危险,我还是担心传销头目会分别盘问,小庞很老实,可是不够机灵,万一说漏了嘴,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他不死心,总觉得小琳对他有意思,我掰着手指头跟他论证,说小琳绝对不可靠,就算她对你有意思,这地方也太危险。他心情低落,不停地叹气,我跟他保证:“你放心,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她救出去,等她回到三亚,你们再好好相处,只有在正常的世界,才可以谈正常的情感,对不对?”他点头赞同:“没错,这真是个变态的地方。”

洗完澡天已经黑了,我们步行往回走,天冷路远,我提议打车,小琳不让,我想也是,反正这儿的时间没用,每一分钟都是拿来消耗的。回到住处,饭已经做好了,每人一小盆面片,一瓣大蒜,还有中午剩下的半碗盆豆芽。豆芽苦,大蒜辣,面片基本没味道,一群人咔嚓咔嚓地嚼着大蒜,呼噜呼噜地喝着

面汤,仿佛很香甜的样子。我很快吃光了,感觉肚子里还是空落落的。刚搁下筷子,刘东就来抢我的饭盆,我心想不能老让别人干活,自己也得表现一下,拿着碗筷进了厨房,因为菜里没油,洗碗极其容易,清水一冲就干干净净。

回到客厅抽了一支烟,他们也吃完了,我提议看会儿电视,几个人都笑,嫂子告诉我:“哥,以后都不能看电视了。”

我大为好奇:“为什么呀?”她说费电,我嘟嘟囔囔地抱怨:“一台电视能费多少电?”她不理我,回房拿了一沓照片出来,说电视肯定不能看,你看看我儿子的照片吧。

那些照片都加了塑封,肯定是在照相馆照的,背景全是单调的蓝色幕布,每张照片的四周都加了花里胡哨的装饰,一个白胖的婴儿坐在中间,挥着胖胖的小手,表情或笑或怒,样子非常可爱。我问嫂子:“你儿子多大了?”她说不到两岁。我批评她:“儿子还不到两岁,你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?”她收起笑容:“要赚钱啊,有什么办法?”我摇

头叹气:“你这当妈的,唉,可真忍心啊。”她低下头,眼圈慢慢红了。这时她的电话响了,回房讲了几分钟,出来后喜笑颜开:“哥,跟我走,带你玩去!”

那时天已经黑了,我和小庞先下楼,等了几分钟,嫂子和小琳下来,带着我们走过带湖路,走过步行街,鬼鬼祟祟地进了一栋居民楼,我问嫂子:“咱们这是去干什么?”她嘘了一声:“别说话!注意低调!”

我赶紧闭嘴,爬到六楼,听到里面喧闹震天,嫂子上前敲了两下,门立刻开了,只见房内灯光大亮,到处坐满了人,墙边摆了一张单人床,床上也挤了不少人,有老的。有少的,互相之间都很熟络,唧唧喳喳地聊个不停。嫂子带我们走到墙边,有人起身让座,我正不好意思,嫂子一扯我的袖子:“哥,没事儿,你坐吧,今晚你就是主角。”

后来知道,这活动叫“实话实说”,是专门为新人举办的欢迎Party。刚坐下不久,有人举手示意,众人渐渐安静下来,一个小伙子走到屋子中央:“各位事业伙伴晚上好,作为推销行业,我也把自己推销给大家,我叫陈云山,来自河南濮阳,我的推荐人是我哥哥陈海山。”众人鼓掌。